

亨利八世、弗朗索瓦一世、查理五世、苏莱曼大帝的纠葛与现代欧洲的缔造

后浪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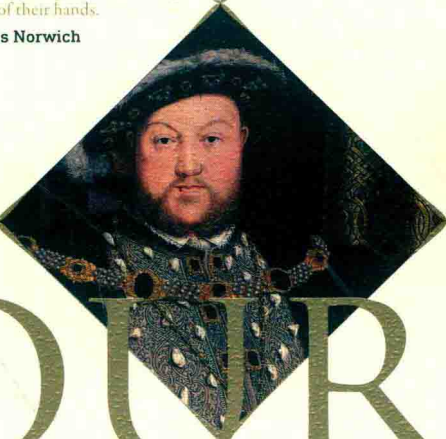
[英]约翰·朱利叶斯·诺威奇 著 蔡雨炫 译



# 四君主

Never before had the world seen four such giants  
co-existing. Sometimes friends, more often enemies,  
but always rivals, these four men together held Europe  
in the hollow of their hands.

John Julius Norwich



# FOUR PRINCES

, Francis I, Charles V,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and the Obsessions  
Modern Europe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英] 约翰·朱利叶斯·诺威奇 著 蔡雨炫 译

后浪出版公司

# 四君主

# FOUR PRINCES

亨利八世、弗朗索瓦一世、查理五世、苏莱曼大帝的纠葛与现代欧洲的缔造  
Henry VIII, Francis I, Charles V,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and the Obsessions  
that Forged Modern Europe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北京·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8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四君主 / (英) 约翰·朱利叶斯·诺威奇  
(John Julius Norwich) 著; 蔡雨玆译. -- 北京: 民  
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8.7

书名原文: Four Princes: Henry VIII, Francis I,  
Charles V,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and the  
Obsessions that Forged Modern Europe  
ISBN 978-7-5139-2188-6

I. ①四… II. ①约… ②蔡… III. ①世界史—通俗  
读物 IV. 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7980号

Copyright © John Julius Norwich, 2016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licity Bryan Associates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Ginkgo (Beijing) Book Co., Ltd. 2018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银杏树下(北京)图书有限责任公司出版。

版权登记号: 01-2018-5066

## 四君主

SIJUNZHU

---

出 版 人 李声笑  
著 者 [英] 约翰·朱利叶斯·诺威奇  
译 者 蔡雨玆  
责任编辑 王 颂 袁 蕊  
封面设计 墨白空间·陈威伸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 59417747 59419778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10号望海楼E座7层  
邮 编 100142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1月第2次印刷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87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39-2188-6  
定 价 68.00元

---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 前 言

哈尔国王，耿直豪爽；  
劲头满满，六后在旁。  
三个凯特名列教堂结婚预告之上，  
叫珍的有一个，叫安妮的有一双。

在我大概4岁时，我知道了这几句诗文及其后面的几个诗节。这些诗句出自赫伯特·法吉恩和依尼洛·法吉恩所写的《国王与王后》一书。这是本很精彩的书，随手摊开这本书，左侧页面都印有一位君主的全彩图片，右侧页面是一首诙谐的小诗。我的母亲买了两本，她把书剪开，然后把书中图片贴在儿童房的一面隔板上。因此这些君主几乎是陪着我成长，而且我记不起我有认不出他们所有人及其排列次序的时候。因为隔板上的国王是从“征服者”威廉开始，每一列有六位国

王或女王，所以亨利八世是第四列的第二个国王。我觉得我对他再熟悉不过了。

认识弗朗索瓦花费的时间稍长一些。可叹的是，法吉恩姐弟根本没有为法国史花费和英国史一样的工夫，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格兰的小学历史教育极为狭隘：除了我们在国外打的胜仗，比如阿金库尔战役和布莱尼姆战役，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欧洲正在发生什么。对于英军在 20 世纪之前几乎从未踏足过的意大利，我们一无所知，1806 年的马伊达之战（麦达维尔区 [ Maida Vale ] 名称的出处）是我能即时想起来的唯一一场战斗，当然也没人给我们讲过意大利的事情。我们只对西班牙略有耳闻，知道的主要是无敌舰队的故事。至于绵延千余年、主宰文明世界数个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在进入牛津大学之前，我几乎没听说过它。不管怎样，要等到我们移居法国后我才能了解弗朗索瓦。在法国时，在我和父母前往南部的途中，我们常在枫丹白露宫前驻足，我还曾在卢瓦尔河谷城堡群中骑车游玩。

查理五世更是一个挑战。在我性格形成时期，倘使我们偶尔会想到他，我觉得我们也是把他视为一个德意志人，而且，既然我们正与德国交战，我们就会自然地冷淡对待他。（当然，他也是个西班牙人，但那时我们对西班牙同样没有多大兴趣。）必须一提的是，我们也不喜欢他的长相，他长着那种可怕的哈布斯堡下颚和下巴。除此之外，他曾与大部分圣公会学校十分追捧的马丁·路德作对。当我在写作那本《教皇史》时，我对查理五世有了一定的了解。“他没什么想象力，”

我写道，“也没有自己的想法”。现在我惊觉，这么说有失公允。他的才智确实比他极其乏味的儿子腓力二世高出许多。无论如何，在我开始写作现在在您手中的这本书前，他在我心中依然是一个有些模糊的人物。

下面再说苏莱曼大帝。当然，他一直是个外人。但那些英国预备学校和公学提到过奥斯曼帝国吗？这些学校讲过莫哈奇之战——中欧发生过的最大的战役之一——吗？或是讲过土耳其人是如何两次兵临维也纳城下，又是如何令众人极为惊奇地在 1543 年包围并洗劫了尼斯城（该城偏偏还有一支法国军队的大力支持）吗？当然，这些学校都没有讲过。我想我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了解苏莱曼的，我只能尽我所能地了解他，因为除了他的少数几名心腹，没有人足够了解他。当时的契机是，我为英国广播公司制作了一套关于古代土耳其的六集系列片，其中最后一集是关于奥斯曼帝国的。关于苏莱曼的传记为数不多。吉尔福德学院院长安东尼·布里奇曾写过一部，但用英语写作的权威版本还没有面世，而且写作这样一部著作并不容易。由于 1928 年凯末尔·阿塔土克引入了拉丁字母系统，旧有的阿拉伯字母此后不再在土耳其学校教授。结果，除了少数学者，土耳其没人能读懂在此之前出版的书籍。

亨利、弗朗索瓦、查理和苏莱曼，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将他们整体视为一个独特的现象和一本书的潜在主题的呢？我想，第一次有这种想法是在 10 或 12 年以前，也就是在我写作《地中海史》的时候。但是当时这个想法只是一个模糊的主

意，而且当时我还在考虑其他问题。仅仅5年后，这个想法开始初现雏形——虽然我当时的主要关注点在于诸位教皇。兹四者是何其伟岸！他们的光辉是多么夺目，令古人来者皆黯然失色！当其百年，所遗镌镂一何深远！当我想到这些，我确信，那里的内容足以写出一本书。我希望本书就是这样一本书。

约翰·朱利叶斯·诺威奇

2016年4月

## 目 录

前 言 .....	1
1 股掌之间 .....	1
2 “年壮气盛” .....	35
3 “徒留虚名” .....	71
4 “够了，我的孩子！” .....	111
5 “如同苏丹的兄弟” .....	145
6 “令我们的国土不得安宁” .....	173
7 “不无悲伤” .....	203
8 卡洛斯修士和“获胜的鼓声” .....	225
9 值得称颂 .....	263
参考文献 .....	271
出版后记 .....	273



1

# 股掌之间

The Hollow of Their Hands





16世纪初是一段非凡的岁月。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欧洲正在快速转变成民族国家林立之地；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统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而16世纪还没过完四分之一，这种统一确实瓦解了；在连续几代雄才大略的苏丹的带领下，奥斯曼土耳其人正从各个战线向西方涌来；新大陆的发现给西班牙和葡萄牙带来了巨额财富，这种情况使传统的欧洲经济遭受了重创。这整片大陆从未像现在这样深受四个巨人的影响。这四个巨人都生于1491—1500年这同一个十年当中。按照年龄次序，他们分别是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奥斯曼苏丹苏莱曼大帝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他们有时是朋友，更多的时候是敌人，但始终是竞争对手，他们四人共同将欧洲控制在股掌之间。

弗朗索瓦一世的故事最为引人入胜。当他于1494年9月12日出生于科尼亚克时，他似乎离王位很远。其父昂古莱姆伯爵查理仅仅是在位国王——身体每况愈下的路易十二——的亲堂兄。为了有一个男性继承人，路易十二先后娶了三位妻子，最后一任妻子是亨利八世的妹妹玛丽·都铎。18岁的玛丽有一头及腰的美丽金发，如此迷人的妙龄女子竟被嫁给一个

患有痛风、牙齿脱落且年龄是其三倍的糟老头子，法国人对此感到十分震惊；玛丽却镇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因为她知道这段婚姻不会持续太久。她的想法是对的。在10月9日的新婚之夜过后，苍老的新郎向众人吹嘘自己“大展雄风”，但没有人相信他。当路易十二在婚礼庆典上观看弗朗索瓦骑马比武时，有人听见他喃喃自语：“这个小子会毁了一切。”<sup>①</sup>路易十二在1515年的新年去世，此时他刚新婚不到三个月，传言他是因为床第之事精疲力竭而死。玛丽难掩解脱的欢欣。她一直都热恋着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布兰登，现在她终于可以嫁给他了。尽管在巴黎的两个英格兰神父说布兰登经常施魔咒、与魔鬼交易，但玛丽还是立即操办起了婚事。同时，弗朗索瓦即位了。他在前一年迎娶了路易十二的女儿克洛德；1515年1月25日，弗朗索瓦在兰斯大教堂加冕并受膏，成了法兰西的第57位国王。

他的新臣民欢欣鼓舞。这个国家近些年的君主个个死气沉沉、拖着病躯；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他浑身上下迸发着年轻的活力。据一位1520年在金缕地见过他的威尔士人描述，弗朗索瓦身高6英尺（约1.8米），颈宽背厚，柔顺的棕色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蓄了三个月的）胡须颜色较之发色更深，眼睛是褐色的、有时布满血丝，面色是淡牛奶色。他的臀部与大腿十分结实，但他的小腿却细瘦、外曲。严格说来，他算不上英俊，巨大的鼻子为他赢得了“大鼻子国王”的

---

<sup>①</sup> 原文为法语“Ce grand jeune homme, il va tout gâcher.”。

绰号。但他的翩翩风度以及令其朝臣目眩神夺的绚丽丝绸和天鹅绒很好地弥补了他外貌上的不足。他举止得宜，其魅力无人能够抗拒。他很爱与人交谈，与艺术、科学相关的任何话题都能侃侃而谈。与其说是因为他对这些话题颇有研究，不如说是因为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似乎可以记住自己读过或者别人告诉他的所有东西。频频出现的笑声透露出他享受着做国王的每分每秒，陶醉于王位能带来的一切欢娱——游猎、宴饮、骑马比武，尤其是招之即来的如云美女。

弗朗索瓦是一名典型的文艺复兴人，他拥有对艺术的热爱和足以让他充分享受艺术的财力。不久，他就被奉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赞助人之一。他邀请意大利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来法国，将他安置在昂布瓦斯的豪华宅邸，这位巨匠也是在这里终老的。在不同时期，他还邀请了安德烈·德尔·萨托、罗素·菲伦蒂诺（法国人称之为“红色大师”）以及无数其他意大利画家、雕塑家和室内装饰家，其中包括本韦努托·切利尼，他为弗朗索瓦一世雕刻了一个雕像，后来提香就是根据这个雕像绘制了他的著名肖像画。在这些人中，弗朗索瓦一世最青睐的是弗兰西斯科·普列马提乔，他为弗朗索瓦效力时成绩斐然，尤其是枫丹白露宫的装饰成果。枫丹白露宫一直是弗朗索瓦一世最喜欢的居所，它的确是他的家——如果说他有家的话。但弗朗索瓦天性闲不住，酷爱营筑宫室。他大规模重建了昂布瓦斯城堡和布卢瓦城堡，还建造了最宏伟的游猎居所香波城堡，这栋建筑很可能是在达·芬奇的帮助下完成的。在这些建筑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弗朗索瓦的个人标志蝶螈，

而且蛛网四周经常环绕着火焰。传说它火烧不伤，因而成了百忍成金的象征。在巴黎市内，他将卢浮宫从一个中世纪的堡垒改建为一座巨大的文艺复兴式宫殿，而且为了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设计新的巴黎市政厅，他亲自为之出资。

接下来是文学方面。弗朗索瓦一世热爱文学，他从母亲萨伏依的路易丝那里继承了对书籍的尊崇。母亲还教给他流利的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他的弱项是拉丁语，他从未对这种语言得心应手过。他与弗朗索瓦·拉伯雷私交甚笃，据说拉伯雷笔下令人难忘的巨人庞大固埃的形象就源于弗朗索瓦一世。<sup>①</sup>他任命纪尧姆·比代为他的图书馆馆长，此人在23岁时舍弃了花天酒地的生活，努力发展成了同时代最杰出的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一世也雇了不少特别代理人，让他们在意大利北部搜寻手抄本和新近印制的书籍，另一些人则搜寻绘画、雕塑和各种艺术品。1537年，他签署了《蒙彼利埃敕令》，这个敕令规定，凡在法国印制或出售的书籍均须向王室图书馆呈交一份。这项权利现在归法国国家图书馆所有，而王室图书馆的藏书构成了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核心藏书。到弗朗索瓦一世去世时，王室图书馆的馆藏已经超过3000册（很多劫掠自米兰的斯福尔扎图书馆），并且该馆向所有有意使用的学者开放。1539年签署的《维雷-戈特莱敕令》将法语，而非拉丁语，定为本国的官方语言，并且在每个教区设立出生、婚姻和死亡登记制度。

---

<sup>①</sup> 根据拉伯雷的设想，庞大固埃精神是一种“蔑视身外之物的乐观主义”——不管那是什么意思。

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是当时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弗朗索瓦一世邀请他担任一所专事希腊、拉丁和希伯来文化研究的新学院的院长。比代写信力劝伊拉斯谟接受邀请。他在信中写道：

这位国王不仅是一个法兰克人（这本身就是个光荣的称号）；他还是弗朗索瓦，这个名字第一次成为国王之名，我们可以预言，这个名字注定会成就大事。他文化修养颇高，这一点与我们的其他国王不同，他还拥有一种自然的口才、才智、机智，以及一种轻松、愉悦的举止；简而言之，上天赐予了他最稀有的身体和精神条件。他钦佩并且颂扬从前睿才景行的王公贵族。他同其他君主一样富有四海，而他是其中最慷慨的。

伊拉斯谟备感荣幸，也颇为心动，但他没有被说服。（这可能是因为他正在接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定期资助。）他谢绝了邀请，设立这所学院的计划也只好搁置。弗朗索瓦在米兰设立的希腊文学院的情况稍好一些（该学院没能维持很久）。不过，他在教育领域取得的胜利出现于1529年。这一年，他创建了王室学院，但这令索邦神学院大为光火。王室学院便是法兰西公学院的前身。总之，我们基本可以说，现代法国文化及其代表的一切几乎皆源自弗朗索瓦一世。他是文艺复兴的化身。游猎和战斗不再足以支撑起一名贵族，教育现在也是一项必要条件。在弗朗索瓦之前，法国仍然在本质上是蒙昧无知的，且沉湎于战争；虽然在弗朗索瓦一世统治期间战争可能依

然重要——弗朗索瓦本人在战场上就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战士，而且他特别喜欢为了取乐而与朋友进行模拟战斗<sup>①</sup>——但典雅的生活之道还是更加重要。在巴尔达萨雷·卡斯特格里昂的《廷臣书》（这本书从1508年开始写作，但是20年后才出版。）中，最终是弗朗索瓦一世这个被视为明亮的曙光之人给法国带来了文明。卢多维科伯爵说：

我认为，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思想的真正和主要装饰品是学识。但据我所知，法国人仅认可武力的高尚，而把其他皆视为平常，因此他们不仅不重视学问，反而憎恶学问，他们认为学者都是卑贱之躯，称某人为“学者”是一种明显的无礼之举。

但朱利亚诺·美第奇回应：

您说法国长期以来误入歧途，这个评价是正确的；不过，如果得上天眷顾，昂古莱姆的殿下不负众望地登上王位，那么我认为，如武德一样，智识必将在法国上下欣欣向荣、熠熠生辉。因为我不久前在法国宫廷中见到了这位

---

① 一场声势尤为浩大的模拟战斗于1518年在昂布瓦斯举行。当时，国王和阿朗松公爵率领600人守卫一座模拟城镇，对抗率领同样人数的波旁公爵和旺多姆公爵。“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一仗，”年轻的马雷查尔·德·弗洛朗写道，“与真实的战斗最为接近，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乐在其中，因为有些人战死了，有些人受惊了。”



贵族……除了其他情况，我还听说，他热爱和尊重学术，敬慕有才学之人，而且他谴责法国人对学者不友善。

正如我们所知，朱利亚诺·美第奇并没有失望；而且，不足为奇的是，弗朗索瓦一世，还有亨利四世，是当今法国人最爱戴的国王。他们爱他的自鸣得意和自吹自擂；爱他疆场勇猛，爱他深谙床第之道；爱他周身的堂皇气派；爱他留下的整个新文明。他们对他的财政鲁莽却只是一带而过，到1517年6月，这个问题曾使他欠下一笔几乎与他的年收入相当的债务。次年，为了收回图尔奈，他付给亨利八世60万金埃居，无论怎样这块土地总算属于法国了；帝国选举又花了40万金埃居，同时金缕地会晤也没有必要地花了他近20万图尔里弗尔。<sup>①</sup>人们也十分钦慕他在与哈布斯堡家族的毕生斗争中所表现出的纯粹激情，而法国人总是轻易地将哈布斯堡家族等同于德意志，即在未来400年中法国的宿敌。只有在他在位最后10年中对新教徒愈发严厉的迫害，是法国人无法轻易原谅的。

在10岁前，弗朗索瓦生活中最重要的女性无疑是他的母亲——萨伏依的路易丝。当他于1515年和1524—1526年在意大利作战时，他的母亲担当摄政，甚至弗朗索瓦一世留在国内时，她的影响力也相当大，远甚于她的两个儿媳的影响力。第二重要的女性是他的姐姐玛格丽特。玛格丽特美丽、优雅、聪

---

<sup>①</sup> 金埃居是真正的货币，图尔里弗尔是记账货币。想要给出现代的对应价值是没有用的。